

## 【语言文化艺术研究】

## “自我”视野下的“他者”形象

——论张祖翼的海外诗

党月异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张祖翼以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撰写的《伦敦竹枝词》展示了近代中国人观望西方的复杂心态,在考察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处在非中华文化场景中的张祖翼,其笔下的西方景观往往经过他的中国眼光的选取和过滤。张祖翼对西方的记录并非客观实录,而是以“自我”的眼光来观看“他者”,伦敦呈现的是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被异化的西方印象,可以说是19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的显现。在文学表达上,《伦敦竹枝词》也表现出作者从固有经验开始转向对新格局的尝试与追寻。

**关键词:**张祖翼;《伦敦竹枝词》;近代;海外诗;西方

**中图分类号:** I 222.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issn.2097-4973.2024.02.016

张祖翼(1849—1917),安徽桐城人,是近代较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他是驻英公使刘瑞芬手下的正式随员,于1886年随刘瑞芬赴英国,1889年张祖翼期满回国。张祖翼把赴英国游历三载的所见所闻写成《伦敦竹枝词》,凡99首。最后一首诗自评:“辘轳不采外邦诗,异域风谣创自兹。莫怪气粗言语杂,吟成百首竹枝词。”<sup>①</sup>意谓自有使臣出使外邦以来,他所写的这百首竹枝词具有开创性,以异域风情入诗是从他开始的。此言并不准确,尤侗《外国竹枝词》一百首,才是用竹枝词写外邦的肇始。不过尤侗并没去过国外,是根据二手材料写的,其中有些是符合实际的,也有些采自传闻或虚构,但尤侗以竹枝词咏外国风物的确是首创之举。张祖翼以实地考察、亲历所见撰写的海外竹枝词自是和尤侗大为不同,《伦敦竹枝词》展示了近代中国人

观望西方的复杂心态,在考察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晚清描写欧美国家的竹枝词作品中,张祖翼的《海外竹枝词》是文笔最生动、内容最丰富的、立场最鲜明、最代表传统中国人意识的原汁原味的诗歌。”<sup>[1]187</sup>

## 一、域外行游中的现代性体验

行游者在伴随空间地理转移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空间的陌生。文化上的距离既是一个空间上的问题,也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张祖翼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感受着域外的处于所谓“文化优势”的现代文明,感受到了距离与差异。“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游历本身就是现代文化地理的突出特征,同时又作用于主体对现代文化地理的切身确认。游历所带来的经验变化,导致主体对他者与自我的重新认知并将其呈现于叙述。”<sup>[2]70</sup>域

<sup>①</sup> 本文所引《伦敦竹枝词》原文,均出自钟叔河主编:《张祖翼伦敦竹枝词等五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收稿日期:2024-0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域外诗研究”(18YJA751009)

作者简介:党月异(1971—),女,山东德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E-mail:dangyueyi@163.com

外行游是一种现代性的体验活动,异国形象使得近代域外行旅作家产生了最直接的现代经验。“现代性体验也就是中国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的问题。”<sup>[3]115</sup>在陌生的空间和文化中,作家得以遥望传统和历史,认知格局和范式不断被冲击,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渐趋松动。域外诗人逐步摆脱了本土文化视野的局限,通过中西比较与思考,作家重新审视自我,萌生了新的自我意识。

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发展迅猛,而彼时的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世界格局中东方逐渐落后于西方。初次踏上英国的大地,面对与“天朝”迥异的世界,张祖翼充满好奇与新鲜,在《伦敦竹枝词》中详尽描绘了他身处伦敦城市中的种种现代性体验。在与西方“他者”的比较和对抗中,游历异域的经历和体会为张祖翼带来心理的巨大激荡。

《伦敦竹枝词》开篇第2首就写了作者对伦敦城市建设的第一印象:“十丈宽衢百尺楼,并无城郭巩金瓯。但知地上繁花甚,更有飞车地底游。”伦敦街道宽达十丈,楼高百尺,但没有中国城市的城墙,到处繁花似锦,而飞驰的地铁更是彰显了伦敦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气息。伦敦地铁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铁。这种先进的交通工具对张祖翼那种视觉和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伦敦交通除了地铁,还有按时来往的公交车,“两层男女雁行排,来往通衢日几回。并坐殷勤通一语,下车携手踏天街”。

张祖翼赴伦敦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时期,西方正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电灯、电话等被发明出来。电灯的使用在伦敦已经非常普遍。“一尺圆球百尺竿,电光闪烁月光寒。歌场舞榭浑如昼,世事昏沉普照难”,电灯的使用和普及使人们的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伦敦的电报业为市民生活带来很大便利:“少女挟机竟日忙,霎时传语遍城乡。为他人约黄昏后,未免痴情窃问郎。”此外,作者还写了博物院、水族馆、浴室、电报局、拍卖厂、大会场、油画院、天文台、蜡人馆等,都是其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新鲜事物,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在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城市新气象。

英国作为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伴随着工业迅速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煤烟污染大气

的情况就反映出工业革命引发的环境弊端,如伦敦的大雾便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不良后果。张祖翼写道:“黄雾弥漫杂黑烟,满城难得见青天。最怜九月重阳后,一直昏昏到过年。”诗注解释伦敦大雾是由于伦敦四百万户居民家家烧煤导致的。

张祖翼还写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国政全凭议院施,君王行事不便宜。党分工保相攻击,绝似纷争蜀洛时。”这是对当时英国君主立宪制和两党制的描写。诗注又介绍了英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仅仅起象征作用,并无实权,国家大事由议院做主。议院由工党和保党轮流执政,某党执政则尚书、宰相、大臣皆为此党之人。这里基本说明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几个重要特征。英国政体中的女王是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号魁阴。教堂高坐称朝贺,赢得编氓跪啜经。”诗后自注介绍了女王庆典的具体情况:张灯结彩三日,四方来观者数百万人,邻邦来贺者十余国。这首诗写出了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以及庆贺的隆重礼仪。

《伦敦竹枝词》中关于英国风俗礼仪的描写比较全面,涵盖了很多方面,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诗中写圣诞节是英人的传统习俗:“青枝圆颗插门高,年景家家女客邀。难得佳人枝下立,殷勤檀口送樱桃。”诗注中详细描写当时风俗,在耶稣生日这一天只要女子站在冬青果下面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可与之接吻,而且女子还不能推辞。张祖翼还注意到了伦敦丧制与中国不同:“高冠三尺缀青纱,知是新丧在此家。亲友都将花作奠,笑他死后尚贪花。”诗注中解释,伦敦居丧之家不设奠,不哭泣,也无丧服,只是在头上缀黑纱,亲友前来吊唁,都以鲜花相赠。与西方相比,中国对丧葬礼仪看得尤为为重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各有一套严格制度。张祖翼也描写了西方人扫墓仪式:“棺上加棺十二层,街旁石碣坚如林。亦如扫墓逢佳节,遍把花枝插满坟。”诗注中解释,西人逢节亦有扫墓之举,只是将花枝遍插坟头而已。写英国人对于坟墓的处置以及扫墓的仪式也是和中国不同的。

张祖翼注意到西方的婚恋与中国的包办婚姻不同,《伦敦竹枝词》写到了西方男女交往自由、婚姻自主和一夫一妻制等方面。伦敦的男女

交往是自由的。“把臂搂腰两并肩，双双踏月画桥边。孰邪孰正浑难辨，愿作鸳鸯不羡仙。”诗注云，男女两情相悦后，或周日空暇时或申酉之时约定同游，挽手交颈，举止亲密。伦敦的青年男女可以自择佳偶：“十八娇娃赴会忙，谈心偏觅少年郎。自家原有终身计，何必高堂作主张。”

伦敦的婚姻法规是严格的。“三十年前未娶时，任将花柳觅娇姿。一从赋得夭桃后，再踏章台便犯规。”这首诗写英国法律对婚后生活的约束，结婚之前比较宽松，无拘无束，但是结婚之后就在法律上有了约束，如果出轨就触犯了法律。伦敦的婚姻法主张一夫一妻制。“唱随自本重天伦，岂许床头恩爱分。若使小星歌德彼，空将面首置多人。”其注云“英人无贵贱，皆不得纳妾”。伦敦夫妻婚后不与父母同住：“劬劳中外本无分，授室如何便弃亲。门户别开秦越判，但知恩爱胜恩勤。”诗注中解释，英国人结婚后就与父母兄弟分居，互不来往，仅仅岁时佳节互相问候一下。这首诗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结婚之后便独立门户，与中国不同。从思想上来说，这是他们向往自由的反映；从政治经济层面来说，这是英国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反映。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的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从旅行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又有一个主动开阔眼界接纳世界的过程。”<sup>[3]120</sup>在域外行旅作家主动接纳世界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概念也逐步萌生。“中国人自我意识的现代化过程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同步的，那么就可以说，中国人现代自我意识的起点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确立”。<sup>[4]73</sup>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首先根源于近代国人走出国门之后“天朝大国”的古典性体验模式的瓦解与幻灭。作家在对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一方面察觉到了西方文化的优势与先进，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审视本土自身的问题所在，在西方参照下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渐趋清晰。“在自与他者的接触中，在承认与差异中，达到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sup>[5]8</sup>

## 二、域外形象书写中的文化心态

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经验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真实的经验，虽然他们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但他们的文化反映往往会被扭曲，是一种变形的认识。显然，《伦敦竹枝词》中的伦敦呈现的是一个19世纪天朝大国人眼中的被异化的印象。《伦敦竹枝词》实际上是19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的一部分。

《伦敦竹枝词》所展现的张祖翼的文化心态非常复杂，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文化心态是基于猎奇或惊奇。“在组诗中，诗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任何让他感到奇怪的事物上，有时张祖翼所描述的现象只是单一的偶然事件，并不代表当地社会的普遍习俗，当诗人把这种现象包括在一部意为为本国读者提供异国的整体印象的诗集里，这些偶然现象则往往被赋予了某种普遍性，给读者造成错觉。”<sup>[6]180</sup>西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遥远的想象之中，中国人对西方往往抱着一种猎奇心态，特别关注迥异于东方文明的内容也就不足为怪了。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词考论》把张祖翼对西方文化的反映总结为“文化震惊”<sup>[1]177</sup>，其根本原因归结于张祖翼站在“自我文化中心型”的立场上看待英国，故而在诗中才有如此反映。

张祖翼写伦敦宴会：“银烛高烧万盏明，重楼结彩百花新。怪他娇小如花女，袒臂呈胸作上宾。”诗中显然是以猎奇心态来描绘西方宴会的社交活动及宴会女子的礼仪打扮，诗注中“奇观哉！”真实反映了初出国门的近代中国人的骇异之感受。

张祖翼对伦敦绘画雕刻多裸男裸女像也感到惊奇。诗曰：“丹青万幅挂琳琅，山水楼台著色良。怪底画工皆好色，美人偏不著衣裳。”他觉得男画家好色也就罢了，女人竟然也一样：“大博物馆中有石雕人兽各像。人无论男女皆裸露，形体毕具，凹凸隐现，真如生者。……画工皆女子，携画具入院，静对而摹之，日以百计，毫无羞涩之状。”这些西方人正常的艺术创作，在张祖翼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英国女性的独立自主也令张祖翼惊奇。《伦敦竹枝词》主要描写了诸多下层社会的女性，如“十五盈盈世寡铸，相随握算更持筹。金钱笑把春葱接，赢得一声坦克尤”的女伙计，“红草绒冠黑布裙，摆摊终日戏院门。自知和气生财道，口

口声声迈大林”的女商贩，“每月先零两三枚，朝朝暮暮按时来。岂徒教习英文语，别有师恩未易猜”的女教师，“雕鞍横坐扭纤腰，纵辔如飞出远郊。莫道红颜无绝迹，一鞭笑指月轮高”的女骑士，“当垆有个文君在，惹得狂且尽断魂”的酒店女店主，“怪他学画皆娇女，画到腰间倍认真”的女画工，以及女佣人、女报务员等，写出了英国女性丰富的社会生活。张祖翼之所以用大量笔墨写伦敦女性，主要缘于一种文化上的惊奇。按照他此前在中国的人生经验，妇女更多锁步于闺阁之中，少有抛头露面于社会之上的。伦敦之行，让他大开眼界，倍感新鲜、惊奇。西方的妇女观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是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西方女性具有许多与中国女性不同的特点，她们独立、自由，有自己的职业，不依附于男人。

第二种文化心态是惊羨或赞美。张祖翼时而流露出对欧洲某些文明的钦羨和赞赏。首先是伦敦的科技制造。伦敦的火车出行体验度非常舒适。“忽入深渊忽九天，片时百里赛神仙。明窗软榻休夸美，尚有宫车尽晏眠。”作者在注释中介绍了伦敦火车铁路纵横如棋局，由地底而达地面，又由地面而驾飞桥，火车内部设施完备，有床，有几，有厕，有浴室，有饮食之处。这些都说明火车无论是外部的轨道路线设计还是内部的装潢布置，在技术上都已经很成熟，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祖翼的羨慕之情。照相机在英国也很普遍。“白日无光电气明，共夸新法善传神。可如照胆秦宫镜，照出心肠暖昧人。”“炉锤水火夺天工，铁屋回环复道通。十丈轮回终日转，总难跳出鬼途中。”机械制造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物。这首诗写出了英国机械制造业的精妙、快捷。可以看出作者对此十分欣赏乃至羨慕，但是在诗注中作者却话锋一转，将眼光从伦敦转回国内，认为“中国人自许为通晓机器者，皆欺人之语”。显然，张祖翼也认识到了中外差距。伦敦的天文技术其时也走在了世界前列。“高台百级测天文，寒暑阴阳度数分。日月五星皆世界，要知西学听奇闻。”天文台建在百级高的台阶上面，通过观测宇宙可以知道因何区分寒暑与日夜。他在诗注中介绍，西方人认为太阳最大，太阳之外有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地球只是其中之一。此

外，月球附着在地球周围，为卫星。这与当时中国人的宇宙观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宇宙是“天圆地方”，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西方的天文知识对张祖翼而言，自然是“奇闻”。

其次，伦敦的公共设施也令张祖翼赞赏有加。邮政信箱在城市中的普及给市民带来很大便利。“草字人头白纸封，路旁到处有邮筒。不知何事通消息，半是私情半是公。”英国的邮寄系统非常完善，管理严格。英国的消防系统比较完备，救火出警很快，诗曰：“四马朱轮去若飞，黑衣人尽戴铜盔。若教项羽来西土，也作咸阳一炬灰”。诗注中介绍了消防员用自来水灭火的情形，也写到了保险公司对伦敦市民财产的保障。

另外，对于英国的医疗系统，作者观察得极为认真，也十分赞赏：“短榻纵横卧病躯，青衣小婢仗扶持。深情夜夜询安否，淡髓沦肌报得无”。诗注中详细介绍了伦敦医院管理井然有序，制度规范，护理耐心。

第三种文化心态是充满鄙夷与揶揄。《伦敦竹枝词》中有一些诗句，反映出张祖翼初次接触异域文明后那种强烈的心理不适、排斥与抵触。如写英国民众对女王的表现：“夷狄不知尊统绪，万民夹道尽欢呼”。他认为：“辇路所经，妇孺皆脱帽欢呼，声闻数十里，无复有肃静回避气象。”显然是用中国的礼仪贬斥西方。中国封建王朝时，普通民众见到皇帝是不能抬头仰望的，皇帝出游更是全程封锁。而英国民众思想比较开放，讲究民主、自由。长期受封建思想桎梏的张祖翼见到如此场面自然觉得不可理喻。

张祖翼写英国大臣觐见女王：“短衣脱帽谒朝中，无复山呼但鞠躬。露膝更无臣子礼，何妨裸体入王宫。”按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礼仪，臣下觐见君主，一般脱帽鞠躬即可，在服装上，青年男子着短裤并不违背礼仪。但在张祖翼看来，短裤露膝有违君臣之礼，还不如裸体入王宫，充满讽刺与鄙视。他的这一认识，当然是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的视角出发的。

张祖翼在描写伦敦教堂礼拜之后评论道：“七天一次宣邪教，引得愚民举国狂”，显然是带着鄙视的眼光去看的。说到伦敦的大小学堂，他批评“不知经史为何物”。说到蜡像馆蜡像的逼真，他认为“颇觉骇人”，并引申出“古来作俑犹无

后,此地将亡必有妖”。西式婚礼中的跳舞,他认为“林中跳舞太荒唐”。看到男女出游,他认为“孰邪孰正浑难辨”。谈到水底隧道,他说“灯光惨淡阴风起,未死先教赴黄泉”。看到动物园,他说“原来人少畜生多”,更是有侮辱之意了。

显然,《伦敦竹枝词》里所展现的文化上的偏见与误读,来自作者的中国眼光。借助于竹枝词,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80年代晚清士人对伦敦的采风和观察,更应该看到的是观察者是怎样观察的。处在非中华文化场景中的张祖翼,映入他的竹枝词中的西方景观,往往经过他的中国眼光的选取和过滤。

### 三、域外形象书写的呈现方式

竹枝词本是中国古代极具乡土气息、韵味悠长的民歌,它是由巴蜀之地民间歌曲演变而成,经刘禹锡加以改造而成为文人竹枝词。自刘禹锡之后,竹枝词一直长盛不衰,宋代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元代虞集、杨维桢等都曾创作竹枝词。到了清代晚期,出现大量海外竹枝词,如黄遵宪1877年出使日本期间创作了《日本杂事诗》。此外,徐振、丘逢甲等人都有不少海外题材的竹枝词作品。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在继承传统竹枝词特点的基础上展现了新的风貌。

竹枝词本身具有语言通俗、不拘格律的特点,口语俚语皆可入诗,极少用典。张祖翼的诗无疑继承了竹枝词的语言风格,俚俗活泼、诙谐有趣。但是西方世界的新奇体验和文化震惊仅仅用俚俗和诙谐的风格已经不能满足张祖翼创作的情感需求了。再加上他当时作者创作《伦敦竹枝词》时用的是“局中门外汉”这样一个笔名,真实身份被掩藏,因而作者可以在诗中无所顾忌、挥洒淋漓,有的诗的确如作者所言“气粗言语杂”、“至词之俚鄙,事之猥琐,知不免方家之匿笑也”。有时候《伦敦竹枝词》为了过于追求新奇和耸人听闻的效果而呈现出粗鄙、露骨或夸张的风格。比如写养狗纳税,“金铃小犬剧堪怜,长伴佳人被底眠。此物亦当完国税,年年半磅纳金钱”,此诗的确写得比较粗鄙。“家家都爱挂春宫,道是春宫却不同。只有横陈娇小样,绝不淫褻丑形容”,这些画作显然不可能是“春宫”画,也不可能“家家”悬挂,作者显然是故作惊人之语,有夸张

之嫌。这种夸张也可能是张祖翼现有的知识体系不足以表达或认识异域文化的无力之举。

张祖翼开拓了竹枝词的新型表达方式,大量用音译词入诗,中西混杂,打破了中国传统语言的表达习惯,既新奇又有趣,也显示了他并非一味守旧,对外来词语的接受与运用比较积极。如“相约今宵踏月行,抬头克落克分明。一杯浊酒黄昏后,哈甫怕司到乃恩”中“克落克”是clock,“哈甫”是half,“怕司”乃pass,“乃恩”是nine。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踏月”与“黄昏”是典型的唯美意象,而都市中的大自鸣钟显示的时和分的时间概念是现代时间概念,也是一种起自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的美感。两种不同事物共融在一首竹枝小词之中,它的背后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汹涌潮流。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喝上一杯小酒后,已经九点半了,语境非常别致有趣。

再如,“一队儿童拍手嬉,高呼请请菜尼斯”中的“菜尼斯”,就是Chinese的意思。“结伴来游大巴克,见人低唤克门郎”中,“巴克”是park的音译,“克门郎”是come on的意思。音译字这一现象并不是张祖翼独创,但前人都是偶尔为之,张祖翼《伦敦竹枝词》却是出现了28个音译词。音译词的夹杂使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审美属性,“在美感上比较滑稽”<sup>[7]538</sup>,但更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知识和信息。音译词的大量出现也丰富了竹枝词的表现方式,提高了诗歌的语言表现力和生命力,为近代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呈现出一种别有张力的语言生态。

张祖翼面对西方时不得经常用中国古典意象来描绘西方事物。“海滨浅水绿如油,如屋方车水面游。且往观乎溱与洧,尽从车底赴清流。”“溱与洧”出自《诗经》,描写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游玩的情形。张祖翼借此典故来记录伦敦海边的热闹场面。“若教项羽来西土,也作咸阳一炬灰。”用项羽火烧咸阳的典故来比拟伦敦的火灾。“当垆有个文君在,惹得狂且尽断魂。”用文君当垆的典故描写伦敦酒店的女子。“银壶磁盏夜光杯,冰乳加非满案排。灯影镜光浑莫辨,几疑身到月宫来。”此处用中国传说中的月宫形容咖啡馆的美妙胜景。古典意象与西方事物相交融,呈现出作者以中国眼光观望与书写异域的方式。显然,传统的语言范式和域外

新世界的表达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固有的认知范式中,很多域外作家只能借助中国传统意象和诗文典故来书写异域风物,从而产生了一种过度依赖传统的倾向。这种书写方式使得传统积淀中的“集体无意识”与异域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也造成了中与西、古典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混合交融或交锋。传统意象和诗文典故多为古典写作模式中约定俗成的意义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和淡化了对于异国风物的客观再现,因此也造成近代域外诗普遍的局限性,即“迷恋古风格,因而不能真正在艺术上超越旧传统,改变古典诗歌的性质”<sup>[8]428</sup>。

总之,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记录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广大国人面对

#### 参考文献:

- [1]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词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马睿.文学理论的兴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识档案[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  
 [3]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J].社会科学战线,2000(6):115-120.  
 [4]杨正润.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唐宏峰.帝国之眼:近代旅行与主体的生成[J].中国图书评论,2010(9):4-8.  
 [6]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周啸天.中国绝句诗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8]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葛桂录.中外文学交流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 The Image of “the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

—On Zhang Zuyi’s Overseas Poetry

DANG Yueyi

(Schoo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253023, China)

**Abstract:** *London Zhu-Zhi-Ci*, written by Zhang Zuyi with his own experience, shows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 to look at the Wes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vestigating China’s long modernization process. Zhang Zuyi, who is situated in a non-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often selects and filters Western landscapes through his Chinese perspective. Zhang Zuyi’s record of the West is not an objective record, but a view of “the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 London presents an alienated Western impression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ideology and ment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erm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London Zhu-Zhi-Ci* also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attempt and pursuit shifted from inherent experience to new patterns.

**Keywords:** Zhang Zuyi; *London Zhu-Zhi-Ci*; modern times; overseas poetry; the West

(责任编辑:许金)

**引用格式** 党月异.“自我”视野下的“他者”形象:论张祖翼的海外诗[J].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4,41(2):123-128. DANG Yueyi. The Image of “the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 On Zhang Zuyi’s Overseas Poetry[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4, 41(2): 123-128.